

绿皮车

家里的小猫麦扣似乎觉察到我要远行，整夜依偎在我身旁。

初三凌晨4点半就醒了。我又检查了一遍行李。我要去乘坐的，是K15/K16次列车。十年前，我曾两次跟车采访，写下《三天两夜，与孟车长同行》《晃动中的春节》两篇报道。这一回没有采访任务，就是想见见老朋友，坐坐那辆绿皮车。

不到7点，我来到济南火车站。车厢里，我一眼就认出那只“济铁”白瓷花瓶，还有瓶中那朵红绢花，一如十年前。新贴的春联、窗花，透出马年的味道。赵强、王涛、卢刚、张梦蛟、高辉、于深……一张张老面孔映入眼帘。孟铁军车长笑着介绍：“于深现在是副车长了。”

孟车长模样没大变，只是微微发福。这位一米八五的大个子，入路前曾是野战军的重机枪手。“逢哥，别光写我们K15次5组，去年郑州大水，K15次6组，被困51小时23分，将1333名乘客平安送达……”他把一个叫王学东的乘客写给车队队长张瑞联的感谢信，转给了我。我感慨，绿皮车上故事真多。

7点55分，列车缓缓驶出济南站，向着泰山方向驶去。

山沟里的人也要出行

初春的田野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麦苗儿正悄悄返青。

8点钟乘务员早餐，四人一桌。吃的是牛肉馅和虾仁馅水饺。乘务员吃饭时间5分钟。第一组值乘，第二组休息。8小时换一次班。他们的节奏，就是吃饭、当班、睡觉；睡觉、当班，吃饭。就这么周而复始。

孟车长边吃边跟我交流：“高铁、动车跑得越来越快，绿皮车为什么还在跑？因为老百姓有需要。不能全是大酒店，还要有小吃一条街呀。为什么我们这趟车穿越7省一市，济南到重庆，直来直去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因为山沟里的人也需要出行。”

十年间，车厢有些变化：全列禁烟，烟灰缸没了；布帘换成易拉遮光帘，乘务员配了视频记录仪，卧铺不再换铁牌，但不变的是那份规整——硬座座垫平整，卧铺铺具整齐，窗帘垂落齐整。

“你第一次上车时，我女儿上小学，现在考研了。你上次采访时的乘务员，有六个都提拔成车长、副车长了。”

孟车长今年51岁，跑了5年乌鲁木齐线，一个月三趟，一趟往返7000多公里，一年40多趟，行程近28万公里，5年跑了140万公里；广州线5年，北京线5年，重庆线13年。28年里，孟车长累计行车400多万公里，绕地球100多圈。比我小10岁的孟老弟，一直在跑，大盖帽下的面庞多了几道刀刻般的皱纹……

马本勇呢，十年前我写过他，那年初一，“他提前一天从章丘赶回单位，妻子和儿子同为铁路职工，一个在贵州，一个在青岛，节日里都在值班。一个人在家也是守空房，不如在车上忙碌。大年三小，他泡了一碗方便面，拍照发给妻子，妻子只回了一句：‘懒虫一个。’”

孟车长的声音忽然低沉下来：“老马后来调到其他线路，突发心脑血管疾病，走了……”

喧闹的车厢瞬间安静，绿皮车的咣当声里，既有重逢的喜悦，也有永别的怅然。

钟爱绿皮车的，岂止是“轮椅大爷”

十年前，王涛一头黑发，如今全白了。我记得那年除夕夜，他母亲因重症肺炎住院，他陪床到凌晨四点，依旧准时上岗。我问他母亲近况，王涛说老人得了脑梗，尚能扶墙行走。“很遗憾，没能让老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坐坐我们的绿皮车。”

王涛订着一个坐轮椅的旅客发案。这个旅客叫程大强，70多岁了，买的是硬卧上铺。找孟车长，请求帮助。第十车厢的残障铺位已售给一个女士，孟车长跟乘客商量，乘客理解，但换必须得下铺，而且还有一个同伴要挨在一起，来回折腾了半个小时才换成。

程大强是一人出行，到重庆旅游。他说自己最爱绿皮车，只有坐上绿皮车，才有真正坐火车的感觉——咣当咣当的节奏，慢悠悠掠过窗外的风景，踏实又安心。他独自一人坐着轮椅，去过拉萨、乌鲁木齐、喀什、漠河、三亚。从不让家人陪同，他说，大家都忙。

9点43分，车一驶离兖州，旅客杨永旺就着急地找到于深副车长，说记错了站，以为这趟车路过济宁。于深编写客运记录，安排他到滕州站折返，全程不收额外费用。于深说：“现在有些年轻人喜欢戴着耳机玩游戏，车到站了乘务员喊都听不到，等醒过来，车早开了。”

而从兖州站上车的小张也在滕州站下车，只坐一站，票价125元。小张说，开车去会朋友，不能喝酒，坐绿皮车又便宜，又尽兴。王先生跟老伴从济南站上车，在餐车里，一边吃着面条一边说：“我们是给孩子看孩子，儿媳姑批准回家待两天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12点58分，列车到了安徽砀山站。上

报告文学

「咣当」「咣当」，绿皮车

来一位50多岁的乘客，此人特别活泼，坐下不到一分钟就跟邻座的乘客上了：“知道吧？砀山，是朱温的老家，知道朱温吧？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太平年》说的是‘五代十国’，结束大唐的后梁皇帝，就是朱温。也叫朱晃，绿皮车晃动的晃。砀山梨，那是贡品。您看到窗外那些梨树了吧？”这位乘客姓李，在重庆上班，“绿皮车有绿皮车的好处，我喜欢坐。睡一觉到家，轻轻松松。”

刘先生是睢县人，大学化学老师，从商丘上车，带着上四年级的孩子回重庆。他笑着说：“高铁到重庆只要八个小时，可到站是晚上，不方便。绿皮车要十六个小时，刚好赶回去吃午饭，反正也不急。”

我在厕所里发现厕所的墙壁上都挂着装满水的塑料瓶。于深说：“挂着不好看，但是实用。旅客有时大便，冲不下去，就用塑料瓶的水冲一下。要不，你上厕所冲不下去，一开门，外面有乘客等着，前面的旅客会尴尬。还有，就是不排除有人在厕所吸烟，一旦吸烟有火苗，可迅速用塑料瓶子里的水浇灭。”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我在厕所里发现厕所的墙壁上都挂着装满水的塑料瓶。于深说：“挂着不好看，但是实用。旅客有时大便，冲不下去，就用塑料瓶的水冲一下。要不，你上厕所冲不下去，一开门，外面有乘客等着，前面的旅客会尴尬。还有，就是不排除有人在厕所吸烟，一旦吸烟有火苗，可迅速用塑料瓶子里的水浇灭。”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来一位50多岁的乘客，此人特别活泼，坐下不到一分钟就跟邻座的乘客上了：“知道吧？砀山，是朱温的老家，知道朱温吧？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太平年》说的是‘五代十国’，结束大唐的后梁皇帝，就是朱温。也叫朱晃，绿皮车晃动的晃。砀山梨，那是贡品。您看到窗外那些梨树了吧？”这位乘客姓李，在重庆上班，“绿皮车有绿皮车的好处，我喜欢坐。睡一觉到家，轻轻松松。”

刘先生是睢县人，大学化学老师，从商丘上车，带着上四年级的孩子回重庆。他笑着说：“高铁到重庆只要八个小时，可到站是晚上，不方便。绿皮车要十六个小时，刚好赶回去吃午饭，反正也不急。”

乘客成了乘务员媳妇

于深第一组带班，巡视完，我跟他坐在餐车休息。没想到，他的爱情也始于这趟绿皮车。他是1990年生的“马”，和孟车长一样，在部队都是重机枪手。2010年5月，他在武警某部服役，参与了玉树地震的抗震救灾。他与战友为乡亲们抢救物资，由于老乡亲冰柜过重，他与三名战友在搬运期间，手指被压在冰柜下，造成指肚部位掀开露骨，在缝合六针的情况下保住了手指。退伍后，他开始进入K15/K16重庆5组。

2013年11月6日，是于深的生日。那天他在卧铺车厢值班，从重庆北（那时到站是重庆北）上来一个姑娘，她主动跟于深搭讪，要了电话。车到济南，于深就忘不了。休班时，就约着出去玩，谈起了恋爱。2016年两人终于走在了一起，这个姑娘叫贾楠，现在是社区工作者。

“2016年8月我们结婚，2017年春节乘坐，贾楠要去我妈那里过节，觉得不好意思。她就跟我走了一趟车——济南到南通。年三十早上走，大年初一晚上下，她就坐在餐车里看着我忙活。那时的我已经是车长了。她对我说，跟着走了一趟，觉得乘务员很不容易。”于深说，“她还说，社区工作就是那些事，天天面对的都是熟悉的面孔，而乘务员则每天面对的是新面孔。”

手机把旅客的魂儿弄丢了

十年前，我跟车采访，车厢里叽叽喳喳，都在抢着说话，而這次的车厢里静悄悄的。几乎每个人都在看手机，男女老少都盯着手机屏幕。年轻人有打游戏的，有看电视剧的，而老年人有刷抖音看短视频的，所有人的注意力，都被手机吸引去了。

于深说，我们现在对带小孩的家长都要一对一进行安全嘱托，告知家长安全注意事项，但就是这样有些家长还是看不住自己的小孩。腊月初九那天晚上七点，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往上铺爬，他的妈妈和舅舅都在低头玩手机。孩子快要到上铺时，一脚没踩稳，摔到地上，当场昏迷。于深赶紧安排值班员刘洋洋通知广播员找大夫，大夫赶到觉得病情较重，于深又赶紧联系武汉局客运调度，在十堰站临时停车。十堰站联系120急救车停在站台，接上孩子，送到医院。

“车上孩子特别多，家长呢，忙着玩手机，很容易出问题。”正说着，对讲机里传来信息：爷爷在车厢里找不到孙子了——没想到那小孩自己到餐车玩儿去了。

下午2点23分，车到民权县。孟车长带班。他说，所有乘务人员一上车就必须上缴手机，这是纪律。只有车长、副车长有手机保持对外联络。“好多事，都耽误在玩手机上。”因为玩手机，丢东西的特别多，有的丢了行李箱，有的丢了证件，有的丢了化妆品、水杯等等。

我在车厢里走了三个来回，只发现一个年轻小伙在看书，看的是美国作家马里奥·普佐的长篇小说《西西里人》。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喜欢读这本小说，小伙子说：“因为读了《教父》，自然就读到了这本。我也爱玩手机，偶尔看看书，其实感觉很好。”小伙子姓唐，是大一学生，学医的。

高辉说：“现在旅客整体素质提高了，过去动不动就起‘高腔’。有一次，一个男子在厕所吸烟，一屁股坐在窗台上，把坐便器当成烟灰缸，开着厕所门，你说他，他还不愿意。现在这样的现象没有了。”

这趟车18节车厢，每节车厢266米长，全程来回正好一公里。列车长、检车长要不停地来回检查，每两个小时要在巡视记录本上签字一次。

检车长是90后的刘顺顺，水龙头、门、灯、中控设备……每一样都在他的视线之内，00后韩家豪是检车员，跟刘顺顺轮班，亦步亦趋地跟着刘顺顺学活儿。下午5点23分，车到河南巩义站。一位女士一手挽着一盆绽放的红梅，一手还在看手机。乘务员喊：“注意脚下！”女士猛然抬头，把手机掖起来，双手捧着梅花微笑着下了车。那盆红梅开得正艳，像一团火。

厕所墙壁上的塑料瓶

晚8点半，于深他们这组吃晚餐，接班。交班前，于深又嘱咐大家注意车门，

严格按照规程来。“一压、二拉、三推、四确认。”

晚9点21到南阳站，4分钟后出发，于深又一个门一个门地亲自检查。

列车上每一个细节都不敢忽视。我发现，车上过道门上都放置了两个黑色的塑胶块，那个叫防挤卡，因为这个线路隧道很多，风比较大，怕旅客挤伤而放置的。

十年前，我上车采访时，厕所正在改造中。原来是直排厕。火车上有两根管子，一根管子抽生活用风，一根管子管火车制动，如果用来抽便，火车制动就受影响。所以，火车开动后，只能选择性关闭几个厕所。旅客经常埋怨厕所不开，而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。

我在厕所里发现厕所的墙壁上都挂着装满水的塑料瓶。于深说：“挂着不好看，但是实用。旅客有时大便，冲不下去，就用塑料瓶的水冲一下。要不，你上厕所冲不下去，一开门，外面有乘客等着，前面的旅客会尴尬。还有，就是不排除有人在厕所吸烟，一旦吸烟有火苗，可迅速用塑料瓶子里的水浇灭。”

春风拂过安康站

我晚上11点到卧铺车厢休息。我醒来时已经是正月初四凌晨3点40分，我看到上铺的旅客还在看手机呢。

4点10分，车到了安康站。朱宇宁站在车门口跟我打招呼。她是重庆五组唯一的女乘务员，大家说她是五组的“熊猫”。她今年26岁，毕业于青岛黄海学院。她说，去年夏天，就是在安康站，患了急性胃炎，第一次坐着轮椅被推出车站，觉得不好意思。

我到站台上活动一下筋骨，仰面看到天边还缀着几颗疏星，远处的山影朦朦胧胧，像一幅淡墨的画。

小朱说有一天晚上值班，夜深了，有位女士敲门说，她的上铺旅客梦游，忽然坐起来骂了几句，坐在卧铺的边缘上，差点掉下去。朱宇宁赶紧找来高辉和孟车长，看着那梦游的旅客呼呼大睡，也不好喊醒人家。只好提醒周围的旅客，假如再出现异常的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告知乘务员。

“还有一次。”朱宇宁说：“也是个晚上，一位女士找我，说自己的小白鞋找不到了，我赶紧帮着她找，乘警也过来找，就是没找到。那位女士最后穿着软卧配置的一次性拖鞋下车了。车到终点站，我发现一双小白鞋。这双小白鞋，那位女士看过，不是她穿的牌子。看来是天黑，她的小白鞋被另一位女士给穿走了。”

列车启动，缓缓驶出安康站。晨曦从山坳里漫过来，先是淡淡的橘红，然后是金黄，最后是满天的霞光。远处的山坡上，油菜花已经开了，一点一点的金黄，在晨风中摇曳。车厢里的旅客陆续醒来，有人伸懒腰，有人轻声说话。“再过半月，油菜花金黄金黄的，还有桃花、杏花……”朱宇宁望着窗外说。

隧道一个接着一个

列车从湖北襄阳驶出后，便一头钻进连绵不绝的群山之中，隧道一个接着一个。手机信号时断时续，到后来彻底消失，车厢里只剩下车轮与铁轨碰撞的轰鸣。隧道内外巨大的气压差，让耳膜被紧紧挤压，一阵阵耳鸣持续不断，连说话都要提高音量才能听清。

十年前，我曾采访过列车行李员张玉坤，他当时就感慨：“常年跑这条线，耳朵早就被噪音磨得迟钝了，说话不自觉就比别人嗓门大。在家看电视，我觉得刚好的音量，老太太总嫌吵，说我把声音开得太大了。你瞧瞧，我这耳朵，还不如家里老太太的好听了。”

还有，出现了十年前没有的新情况。从襄阳、十堰、陕西安康，再到四川万源、达州，一路煤灰无孔不入。这片区域是煤炭运输的重要通道，往来运煤货车络绎不绝，大量煤粉飘散在空气中。列车穿行在密闭隧道中，煤灰无处消散，便顺着缝隙拼命往车厢里钻。

清晨6点，列车刚驶过万源站，天还未完全亮透，孟车长就已经开始挨个车厢巡查。乘务员们早已拿起笤帚、拖把，忙碌地清扫过道里堆积的煤灰。那些黑灰色的粉尘，大多是从车厢连接处、车门缝隙里钻进来的，这里也是煤灰最严重的地方。

“多的时候，过道上踩过去，清清楚楚一串黑脚印。”孟车长抹了抹额头，语气里满是无奈，“乘务员值乘一趟，摘下口罩，只有口罩遮住的那一小块皮肤是白的，脸颊、脖子、领口全是黑的，洗好几遍都有印子。但春节期间，运煤车辆暂时停运，煤灰没有了，可以好好喘口气。”

为了挡住煤灰，车队想了不少办法：在车厢缝隙贴密封胶条，铺防尘垫、堵通风缝隙，能做的防护都做了。孟车长反复叮嘱乘务员，要做到勤扫、勤擦（拖地都是用的热的洗衣粉水好下灰）。必须赶在清晨旅客醒来前，把过道、地面、洗漱台、水龙头都

清理干净，就怕旅客一早洗漱，摸一手黑灰，影响出行心情。

如今，随着源头防控、过程治理、技术创新的多轮发力，挥之不去的黑灰将彻底远去，车厢始终干净整洁、窗明几净，旅客出行的舒心与安心，成了最实在的变化。

曾经的子弟兵

深夜12点钟，列车广播有客人发烧，急需退烧药，我正和孟车长在餐车，不到5分钟，有四五个旅客纷纷跑来送上退烧药。孟车长赶紧通知广播员孟祥宾，感谢提供药品的旅客，不要再送了。

孟祥宾是乘务员兼广播员，我看着孟车长和孟祥宾说：“你们都姓孟，还都当过兵。”孟车长说：“我们组当兵的可不少，有11个呢。”

向红旗是新近到重庆五组助勤的老兵，山东沂南人。1984年他在南方战争中腿部负伤，两次荣立战功。他所在的连队，是威名赫赫的“老山坚守英雄连”。

提起当年，向红旗笑着回忆：“评残那会儿，连长还悄悄劝我，千万别评残疾，不然回家不好找媳妇。”

顿了顿，他的语气沉了几分：“比起那些永远留在战场上的战友，我能平平安安活到现在，已经很满足了。”

乘务员值班室不足一平方米，狭小得只容得下一人落座，这里便是向红旗坚守的新“阵地”。我翻开他的记事本，上面一笔一画，工工整整画着济南到重庆沿途各站示意图，密密麻麻，足足画满三张。

“从部队退伍到铁路，我先在济西机务段临沂运用车间，从蒸汽机司炉工干起，再到副司机、司机，一开就是二十多年。去年10月转岗乘务员，一切都是从头学起。”

在岗一分钟，尽责六十秒。60岁的向红旗，像初入职的“新铁路”一样，在车厢里细心提醒每一位旅客，耐心打扫厕所、洗漱间，认真整理行李架，一刻也不闲着。

10点40分，列车抵达重庆西站（十年前，是重庆北站）。向红旗遵照车长指令，规范地打开车门，放下踏板，笔直地站在车门旁，迎送往来旅客。望着他挺拔的身影，我心里由衷地生出一份敬意。

我也看到，孟车长把坐着轮椅的旅客程大强送下车，交给车站工作人员。

三棵砂糖橘树苗

正月初四中午11点40分，K15次调转方向，变回K16次踏上返程。重庆西站上车的旅客有1280人，这还不算六岁以下的孩童。

孟车长说，一趟往返，上上下下总有八千到一万人次，每个人身后，都牵着一大家子人，连着数不清的牵挂。身为列车长，半点都马虎不得。十年前的他，遇事还难免急躁。如今在春运的人潮里，早已练得沉稳从容。反倒是副车长于深，眉宇间仍带着几分紧绷的焦虑。

下午1点04分，列车抵达广安。硬卧三号车厢上来一位中年妇女，手里紧紧抱着用塑料袋裹好的三棵橘树苗。我上前搭话，得知她姓栗，是土生土长的广安人。四十年前，她远嫁山东嘉祥，今年腊月初十特地赶回娘家，照料年迈的父亲。这次返程，她特意带来了三棵老家的砂糖橘树苗，要栽到婆家的院子里。

正说着，电话响起，栗女士一口地道的四川话，瞬间换成了爽朗的嘉祥口音。挂了电话，她笑着解释：“我小时候就爱吃老家这砂糖橘，弟弟特意给我挖了三棵，还连带着家乡的泥土一起包上。有老娘土，树苗到了外地才能活。”栗女士性格开朗，语气里满是温柔，“当年经亲戚介绍嫁到嘉祥，一晃几十年，如今都抱上孙子了。”

我望着她，忽然觉得，眼前这位妇人，何尝不是一颗顽强的橘树？从大西南的蜀国，嫁到鲁国，落地生根，开枝散叶，在风风雨雨里，把平凡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跟着孟铁军和于深在车厢里巡查，每次经过那几棵橘树，我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三棵带着故土芬芳的砂糖橘苗，安安静静立在角落，竟让拥挤喧闹的车厢，多了几分生机。

车窗外，山坡上的人家正摆着大席，圆桌旁围满了欢声笑语的乡亲，红绿绿绿的春联贴在门框上。车厢内，三棵砂糖橘树苗默默扎根在故乡的泥土里，陪着一位远嫁四十年的女性，从四川奔赴山东。

一句话能成事，也能成事故

上午8点29分，列车抵达商丘站。绿皮车与D218次“绿巨人”动车组不期而

遇。孟车长介绍，“绿巨人”是动力集中动车组的俗称，算得上绿皮车的升级版，车内增设了独立充电插座，优化了隔音系统，空调和座椅布局也全面升级。相比之下，绿皮车的充电插口明显不足，旅客投诉也时有发生。

话音刚落，餐车里就有两位旅客，为力争一个充电插口争执起来，互不相让。就在气氛僵持时，一个小朋友拿着充电宝走过来，轻声喊了一句：“叔叔，你用这个。”一句话，瞬间化解了眼前的矛盾。孩子的妈妈也笑着劝道：“大过年的，大家都互相让着点儿。”

列车快到滕州站时，13号车厢又传来一阵吵闹。一名男子情绪激动，挥舞着手臂大声呵斥。起因只是乘务员一句普通的话。当时乘务员急着去作下车准备，随口说了句：“请让一让，我先过去。”没想到这名高个男子立刻不依不饶：“凭什么要让你先过去？”乘务员解释：“我过不去，车门就开不了。”男子却越发激动：“你早干什么去了！明知道要开门，为啥不早点过去等着？”

孟车长闻讯赶来，将这名男子请到餐车室沟通，主动向他致歉，可男子依旧怒气冲冲：“我们是花了钱的，凭什么要给你让道？就这态度，放我公司里，我早开除了！”孟车长只是平静地说：“是我们服务做得不够好，还请您多理解。”

赵强是K15次列车上的“元老”，从2002年线路开通，他就一直在这列绿皮车上工作。此前他在济西机务段检修干了16年。他感慨：“忙忙碌碌的，其实没什么大事，都是些琐碎小事。今早晨我在卧铺车厢拖地，拖得满头大汗，一位老姐妹路过，轻轻说了句‘你们这工作可不容易啊’，就这一句话，我心里立马热乎乎的。说到底，就是互相体谅。”

80后张梦蛟也是老铁路了，毕业于齐鲁师范学院外语系，我们十年未见，问他想不想换个工作，他说：“干这个，习惯了，有节奏，无忧无虑，就像绿皮车，有轨道，匀速，刻板是刻板，但你有规律啊。干三天歇三天，没觉得累。”有一年，他接待了两个巴基斯坦旅客，一路谈得很投缘。我问卢刚，休班还跑马拉松？卢刚笑着摸摸光头：“有机会就跑。”

58岁的张以川，是自愿选岗来到重庆5组的，他说：“我1990年入职，干了多年巡护，快退休了，想体验体验客运，人世一辈子，什么都得体验一下，要不，来活一遭，经历太简单了，对吧？一体验，才觉得乘务员不容易，不只是简单干活，等待着你的，永远是新鲜事儿。”

乘务员都说亏欠家人。孟车长说，我们车队每年都组织职工家属座谈会，沉浸式体验乘务员角色和工作环境。“我媳妇还做了个发言呢。她很高兴。”

长途更短途，一程又一程

下午3点33分，列车驶入济南站。三天两夜的奔波，总算抵达终点，本以为可以稍稍歇口气，可春运时则，列车一刻也停不下来——K16次稍作休整，便改换车次为K5496，于下午4点20分继续出发，驶向聊城。

乘务员们早已习惯了这样连轴转的节奏，不多言语，只是按规程默默做着，一丝不苟，半点不马虎。去住聊城这一程，路途短了许多，只一站直达，气氛也轻松不少。我在16号车厢遇见了几位年轻女乘客。一位女大学生带着两个初中同学，她们结伴前往济南国际会展中心，参加了第十七届蓝樱动漫展。其中一个小姑娘说她cosplay的人物是孙娜，单单一顶假发就花了400元，身上的连衣裙更是不菲。

女大学生兴奋地说，这次展会会了不少业界大咖。我好奇追问是哪些大咖，她带着几分小骄傲笑道：“说了你也不知道的。”面对这些新潮事物，我确实有些陌生，便转头问一旁90后的朱宇宁，她笑着解释，cosplay就是扮演自己喜欢的动画、游戏、漫画角色，她小时候也接触过。

年轻真好，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追逐热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朱宇宁说，她平时最爱画素描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90后乘务员张颜涵还有一手核雕的绝活，手艺十分精巧。被人夸赞时，他只是谦虚地摇摇头：“刚学不久，雕得还不好了。”

下午5点55分，K5496次准点抵达聊城，随即又改换车次为K5498踏上返程。晚上8点20分，列车终于回到济南。餐车长刘乾红收拾完餐具，洗刷完灶台，笑着说：“这一次，是真的可以正式休息了。”

乘务员们又是一阵忙碌，随后主动退乘。每个人拿回被收缴了三天两夜的手机。

走出车站，我也准备回家。忽然，朱宇宁快步跑上来，往我手里塞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。我还没来得及说声“谢谢”，她那轻捷的身影就融入了夜色。

